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

第八回 弱主遇強賓賓主而今真易位 私情過公理公私兩字本殊途

建威長歎一聲道：「懷祖，拒約兩個字，本為全體公益，不為一人私計，然在他人不過牲些錢財，方事之始，馮君乃並性命犧牲之，難道不自知其愚，不自知其無名麼？正恐長夜漫漫，前路茫茫，拼以一身，鼓我全國的銳氣，激我全國的決心，想其定志決策時，不知流了若干血淚，絞了若干腦髓，然後毅然引藥，長往不返。但生之前既有無限的躊躇，死之後自有無限的希望，輕輕地把『徒死』兩個字一筆抹煞，中國的輿論可想而知了，中國的人心也可想而知了。」懷祖嘿然不答。建威沉吟一回到：「懷祖，我想明後日，倘有上海郵船，便要動身了。」圖南道：「內子近來飲食日強；精神日復，留小兒在家侍奉，我與諸君同行，既可開拓胸襟，展舒懷抱，或者有什麼事，也好為諸君分勞。」建威道：「以地望論，上海自是中心，以感情論，旅外工人，粵人獨居多數，桑梓之情，峴榆之誼，容易動人，就容易成事，我們還是分途各任的好。請兄留粵，我與懷祖兩人同舟共濟，也不為孤了。」

陳氏道：「我在此無所事事，願到上海走〔一〕遭。」懷祖道：「此行遲速未能預期，本島的消息，海船的販運，要仗大嫂代謀，請與大哥同到香港，俟我南歸。大嫂如欲北遊，那時再去，尚不為遲。」陳氏方始無言。

後日是六月十八日，恰好招商班期，建威同懷祖夫婦，午後僱夫搬運行李，上得飛鯨船來。陳氏已同其夫先在船中，圖南父子直至解纜開船，作辭上岸。船到香港，陳氏同著阿金也就分手自行。一路經過福建洋面、浙江洋面，四週山峰，時隱時見，靈奇雄厚，各有各的勝境。懷祖經一處徘徊一處，見一處感傷一處。張氏素來達觀，到此亦鬱伊萬狀。虧得建威極力開解，才略略定了痛腸，止了痛淚。

不知不覺，已近崇明洋了。懷祖憑欄四望，戰艦、巡洋艦、炮艦、魚雷艦，銜尾分列，從三夾水直進黃浦江，兩面樹林似的高桅，桅頂掛滿了各色旗幟，臨風招展，映日飛揚。細數龍旗，只得四竿，還是二三等巡船，有兩條只堪迎送。懷祖愕然，顧謂建威道：「地球上日所出入，有了白種的足跡，便是白種的世界。以今所睹，證昔所聞，能不令人驚心動魄麼？」建威道：「古今往來，新陳代謝，盡我力量，做一步算一步，計什麼利害，問什麼強弱？」懷祖搖頭道：「理雖不差，勢不相敵。兄所說的，究竟只指未來，不指現在。」正要辯論，離岸不遠，便各回房收拾。

待傍碼頭，挑夫、車夫、棧房的接客，紛紛上船。建威等三人，卻由長髮棧隨船伙計預先邀定，便代僱兩乘馬車，到棧中看定房間，略略歇息。建威出門自去，調查近事，懷祖與其妻本為遊歷而來，並也舉目無親，便先高駕雙輪，遨遊四達，遇便也暗暗物色。

倏忽數日，十里洋場，奇奇怪怪，瑣屑屑的情形，大略已在胸中。這晚回棧，建威恰已先歸，正叫了兩樣菜，引杯痛飲。懷祖取只杯子，倒了一杯酒，隨飲隨談道：「建威兄！吾今而知『開放主義』四個字，主之於主，又有實力以為之護，是為通商互市之通例，無所忌憚，亦無所用其議論；主之於客，又有強權以為之繼，便是侵疆掠地的代名詞，言雖動聽，實則盡喪，正難為主人呢。」建威道：「兄何自而知之？」

懷祖道：「吾與兄現所居處，不是租界兒？既名租界，地主之為何人，不言而喻。然虛名在我，實權在人，試就表面偵察，就內容研究，反客為主，早成為他人殖民地。即一隅，推全局，大概可知。可再輕信甘言，自忘實禍麼？」建威道：

「是由他人之國家，有治外法權，其領事即因而有裁判權，以至於。然我名義既尚保全，只望法律上有日回復，種種障礙，都可消滅，似毋庸慮卻顧的。」

懷祖道：「談何容易？吾聞日本之爭，法律尚在維新之初年，而至遼東戰勝，契約始定，苟無實力，無強權，至今不過付諸夢想。即人觀我，則我僅僅以修改刑律，驟望與列強改訂同等之約，能乎不能？既自知其不能，則無論為佔領，無論為開放，其必至為我害者。只爭隱顯，不爭輕重，名義是假，法律才是真呢。」建威道：「事在人為，日本當年與我正復同病，今乃巍然居於頭等強國之列，我中國人種不定弱於日本。」懷祖急道：「日本以武士道為第一之大和魂，中國之國魂何在？」

建威道：「國魂麼？咳！殆已死矣！我今日正一肚皮不合時宜，聊借濁膠，自澆塊壘，見兄來，正思盡情吐露，倒為開放問題爭執了半天。其實就事實上講起來，兄所云雲，真是窺麟見結之談，我心不死，遂於無可希冀中強生希冀。然而魂之不存，身將焉用？東國魯連，恐轉瞬即將蹈海哩。」懷祖詫異道：「兄台何為鬱鬱若此？」建威道：「兄幸未見其人，未與之談，不然，此時也必不歡。」懷祖道：「小弟連日出遊，正未知兄所調查者如何？今日所見，又是何人？」

建威舉瓶斟酒，連引三巨觥，復杯在案，先吁了兩口氣，才道：「調查之事，遲再相告，先告兄今日所見之人，與所談之言。其人為誰？則海上巨商孫潤是也。孫君與外人交易極廣，勢力極雄，拒約議起，亦復身與其列，一時視線交集於其身，以下斯事之勝負。不定美貨之決議，未嘗有人強迫，毅然簽允，眾遂坦然以為無恐。弟初意，我國商人乃肯犧牲個人莫大之利源，以謀全群之益，甚心儀其為人。」

「昨日造門請謁，握手深談，意識之堅定，言詞之慷慨，益令弟五體投地，顧影自慚。故今日不辭煩數，重往把晤，以自開農牧，自興製造，自辟路礦之三說，反覆陳說，請與合謀。」

大約我輩半年來熟思深慮者，雖未一一吐露大端，總綱業已不遺一字。乃孫君唯唯諾諾，無可無否，弟於是心為以疑。徐視其面，若重有不豫者然，又若有所深思者然。弟問其故，初猶隱而不言，久而久之，弟怒謂之曰：僕亦商人，凡商人之甘苦，久已親嘗身受。此次破產東歸，雖欲謀海外僑氓之便利，亦決不致有害君等。如有疑於我，或以我為不足言，則我請從此辭。

「孫君沉吟良久，入內取兩紙示弟，乃他處學堂中所發不用美貨之傳單。弟閱畢，問孫君以此示弟之意。孫君謂弟，君不嘗言凡商人之甘苦已親嘗身受麼？我輩商人一時之贏虧猶在其次，最怕是銷路滯鈍，成本停擱，萬一運掉不靈，雖有巨資，每為一二小故，牽連倒閉，不要說是全數不銷，還經得起麼？」

偏我行中底貨尚多，外洋定而未到者，計算貨價，又在五百萬兩上下，一經他們提倡，人人抱定不用的宗旨，貨無去路，本無歸期，外人沒要緊，我第一個先不免傾家破產。在他們只想害外人，那知倒害的自己人，並且又先害的我。君自外來，彼此又都是商人，目前我之奇厄，君有良策為我助否？」

「弟沉思至再，始答道：如以私言，則僕謹謝不敏，如以公言，或實迫於勢所無可如何者。僕苟能為，必為君盡力。但以僕所聞，有人建議，凡原存底貨，送交商會，黏貼印花，仍准行銷，則君所慮底貨之一層，當已無礙。孫君忽然失笑道：

我輩經商，凡事向貴自由，如今無緣無故，強受他人之干涉，請問夏君，易地以處，甘乎不甘？弟又曉之道：是將以釋用戶之疑，示非拒約後續定之貨，正為君等求疏通，不得謂之干涉，君何為而不甘心？孫君又笑道：萬一他人橫挾私見，強指某貨為應銷，某貨為不應銷，不免終受其害，至受害而後悔，已嫌其遲，何如此時不從其言之為愈呢？」

「弟彼時細味其言，覺得必有不可告之隱情，多言亦屬無益。因問定貨之價值至五百萬兩上下，自非一時所定，能將日期告我否？孫君於時面色驟變道：是非君所宜問。忽然轉為沉靜，又道：日期過多，倉卒不能記憶。弟因是益知其必有私，笑謂孫君道：貨價之鉅如是，安有不記日期之理？即使偶有遺忘，至近之數期必能記憶。度君於僕，終始不免懷疑，故不願以實告。但君語僕，僕或者能為君助，若不語僕，亦不便相強。」

惟君牌號，僕已刺知，盡可傳電出洋，詳細查探，彼時必發君復於同胞之前，幸君毋怪。

「孫君於時色乍紅而旋青，顏將舒而復慘，囁嚅答道：「前者猶可，臨期所定為最多，以是有憂，幸君勿宣。弟不禁失聲歎

道：自作之孽，夫復何尤？但僕所憂，有大於君者，連類而及，又不得不為君憂。願君盡出定單，告罪於我同胞之前，請其仍照印花辦法，一體銷售。惟君當宣誓，現單而外，不再續定。

「乃弟之言未終，突有一人疾趨而入，謂此事我輩別有辦法。夏君請毋多言。弟於時平心靜氣，以謂其人道：孫君定貨，價值如許，一通一滯，於市面大有影響。為商言商，安能不為代憂？既為代憂，又安能無言？君既以僕為多言，又謂別有辦法，諒君自有良法，僕益願得與聞。其人瞪斜視道：宗旨不同，我不樂為君言。

「弟見其人奇橫至妄，鬱火上衝，幾不可遏。一轉念，忍而又忍，轉謂孫君道：此事當爭是非，不當爭意氣。君之目前，不過於我同胞之前一下氣耳。然此小損於君，亦有大利於君，君如從我所言，而又懼我同胞或不諒於君，不敢呈身自請，僕願以君萬無可奈之苦衷，代告我同胞，請為君諒。孫君！孫君！

全體之害，固可成於個人，個人之利，卻必資於全體。未有皆在荊棘中，個人獨能迴旋自適者，幸毋執迷，重自取憂。

「後來之人，忽又接口道：夏君！夏君！我不嘗言我輩別有力法麼？君猶執呈單請罪之說以強孫君，無乃多事？弟問孫君：其人為君何人？孫君道：同行之來議事者。弟本不樂與其人言，繼念其人所謂別有辦法，或出於破壞之一途，不可不預防其漸，又復忍之又忍，平心靜氣，冀以婉言回其人之聽。乃弟唇舌俱敝，其人除別有辦法，君無多言八字之外，竟無一語。

弟乃拂衣而出，至今思之，猶有餘恨。」懷祖屏氣側耳，直待建威講完，才道：「其人之奇橫至妄，自由成竹已定，適與兄所見者相反，覺其逆耳，故不樂聞。但孫君臨期放手定貨，自喪之利猶小，敗群之罪實大，應使薄受懲創，為類似者之警。